

宋 初 奉

敕

撰

程千里字元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應募磧西累官安西副都護天寶末
 拜北庭都護安西北廷節度使突厥首領阿布思內附本朝方賜氏李名
 獻忠度屬幽州素與安祿山有怨內懼故叛還磧外數年置邊玄宗患之詔千
 里將兵討捕千里調葛邏祿陰令掎角獻忠果以窮歸葛邏祿縛之并妻子
 帳下數千人送千里所乃獻俘勤政樓詔斬以徇擢千里右金吾衛大將軍
 留宿衛祿山反詔募兵河東即拜節度副使雲中太守遷上黨長史賊來以
 應敵多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至德二載賊將希德圍上黨賊帥
 挑戰千里恃勇請縣門率百騎欲直禽希德幾得而救至乃退會橋梁馬煎
 為賊執仰首救諸騎使還曰為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中皆為泣下
 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還囚千里至東都安慶緒偽署特進囚客省要絳助
 為賊莊所害後赦令數下追褒死難者惟千里生見執不及云初祿山稱難
 西北戍兵悉入援故河隴郡縣皆陷吐蕃惟河西戍將袁光廷為伊州刺史
 固守歷年雖游說百緒終不降諸下同心無攜畔者及糧竭手殺妻子自焚
 死建中初贈工部尚書

唐能堅京北巡陽人四世祖王事隋為監隋直閣李密據洛口王以關中銳兵屬王世充擊之百戰不衄世充歸東都秦王東徇洛王率萬騎降高祖以世充舊臣禮之王魁梧有力明軍法又宿衛習知朝廷制度帝顧諸將多不閑檢故授王領軍武衛二大將軍使衆觀以為模倣出為梁州掾官巴山獠叛王身其首餘當面奔屬懸榜與反者州里親戚為賊游說言不可窮蹙王不聽下令軍中曰穀孰吾妻妾以饋軍非盡賊吾不反聞者懼相謂曰軍不止吾穀盡且餓死乃共入賊營與所親相結斬渠長以降衆遂潰徙越州都督召為監門大將軍太宗以耆厚令王東宮兵雖老不怠小大之務無不親帝為廢朝贈幽州都督工部尚書監歷潁川太守安祿山反南陽節度使曾昇表堅為長史兼防禦副使以薛原為潁川太守共守潁川時陳留宋陽已陷賊南陽被圍而潁川當往來劇賊將阿史那承慶悉銳攻之傅城百里樹木皆刊城中士單寡糧少而堅晝夜戰諸將無援者自正月盡十一月賊沒木橋衝車飛梯薄城矢如雨士皆雷震夜半踰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致東京謝碎解之有說祿山曰義士也彼為其主殺之不祥乃縛于樹且死見者哭之原汾陰人父紹太常卿兄崇一妻有子天行少勇武天行瑛如瑛廢貶原類外父乃得還

張璠者東晉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趨而辯為饒湯裨將祿山反攻魏州開福祿山驍敵而嬰城彌年衆心遂固滄趙已陷史思明引眾傳城而中持陌刀重十五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謂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昔敬瑛之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為誠思明曰云何興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為國死嗚呼為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邪五季起兵二十萬直趨洛陽天下定以偏師叩函谷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興曰桀紂秦隋窮人力舉國而亡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聖皇帝無違德祿山非數帝賢君也興曰終即會耳思明怒鋸解之且死罵曰五季能覆死兵敗賊軍中而汝為賊也○蔡廷王幽州昌平人事安祿山未有聞與朱泚同里聞少相狎泚為幽州節度使去署幕府廷王有沈略善與人交內外愛附泚多所叩啓泚至京師當是時幽州兵最彊時雄士驕悍且思吞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王出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公南聯朔魏其多虜兵多也險然非永安計日趙魏反噬公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刻多難可勸勸泚泚甚何泚善之廷王陰欲耗其力則諷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真賦助天子經費

獻牛馬係道儲會為單因勸此入朝此將聽諸校怒縛廷王奪之廷王無從
辭此不忍殺囚感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王曰導公為逆即悔勉公以
何悔為復按滿歲問曰能省過否京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
名此不能屈待如初又有朱體微者亦此腹心廷王有建白體微輒左右之
故以別信桀傲稍革廷王遂歲朝事此乃奏涿州為永泰軍前州靜塞軍
州清夷軍冀州唐興軍置團練使以支那隸屬盧龍軍稍削而內其弟
偏已滔亦勸此入朝乃以軍屬偏廷王體微共白此公入朝為功曰首後務
至重須誠信者乃可付滔雖大弟多變不情如假以兵是嫁之禍也此不聽
二人隨此到朝德宗為太子時知廷王名及見禮眷殊渥此統幽州行營為
涇原鳳翔節度使詔廷王以大理少卿為司馬體微為要籍滔有請於此或
不順廷王必折之俾循故法滔已破田悅復傲肆自用左右有惡廷王者每
云素毀滔欲四分燕廷王倡之體微知之滔表言二人離間骨肉請殺於有
司亦遺書云云此書滔奪其軍不從會滔以幽州叛帝示滔表而此亦白
發其書乃歸罪於二人貶廷王柳州司戶參軍體微南浦尉以慰滔滔使謀
伺諸朝曰上若不殺廷王當請去得東出洛我且縛致麾下支解之將行帝
勞廷王曰爾姑行為國受屈歲中當還廷王至藍田驛人白左廵使柳登商

於道險不可往彥道使趙儻聞廷王告子少誠少良曰我為天子不血刃
幽十一城欲裂其壤使不得桀而敗於將成天助逆邪今更使我出東都此
殆漏計吾不可以辱國比至靈寶自投于河宰相盧杞方疾御史大夫汲
欲逐之得廷王死狀即抵彥死而斥出到帝問廷王忠歸其柩厚賻之李晟
平朱泚少誠等適終喪晟表丐追贈廷王并官二子而帝方招來滔將其奏
遂已

符令奇沂州臨沂人初為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挈子璘奔助義節度使
嵩署為軍副嵩卒田承嗣盜其地引令奇為右職田悅拒命馬燧敗之而水
令奇之語璘曰吾親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無唯類吾觀田氏復二無時
用苟且之後德宗師宗族屠地汝能委質朝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
璘泣曰捨吾入也近禍可畏答曰今王師四合吾屬相中醢兒今行吾死不
朽不存吾亦死乃豐沛地云何璘俯泣不能對初悅與李納會濮陽因乞師
納分麾下隨之至是納兵歸齊使璘以三百騎護送璘與父啗臂別乃以衆
降燧璘之兄與三子同降悅怒引令奇切讓令奇罵曰爾忘義誓乎且死
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約死無爾遠矣悅怒奮而起令奇臨刑色不變年
七十九夷其家燧署璘為軍副詔拜特進封義陽郡王既聞父見言號絕泣

血燧表其冤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賜晉陽第一區祁田五十頃贈公奇戶部尚書璘字元亮空懷光反詔燧討之璘介五千兵先濟河與西師合從燧入朝為魏國大將軍賜靖恭里第一區藍田田四十頃璘之降母唐甲中獨兒及悅死詔迎於魏賜宴別殿璘居環衛十三年卒年六十五贈越州都督劉璘字永夷河南伊闕人少警穎聞誦經日數千言善文詞為時推目天寶中擢進士第喪父以孝聞服終中書舍人宋昱知銓事璘方調因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此唐虞以為難今文部始掄材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臯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二一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為體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欲為鼎鑪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齊夫故干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龍豈不悲乎執事誠能先政事次文學浪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雁鴻深沈之事亦可窺其明闕矣且嘉嘉之補剡尉劉晏在江西奏使巡覆充留後天曆中召拜司門員外郎德宗初進鄧子儀為尚父時冊禮廢視詔文者不適所宜宰相崔祐甫召迺至閣草之少選成文詞義典裁俄擢給事中

權知兵部侍郎楊炎盧杞當國五歲不遷建中四年真拜兵部侍郎帝行奉天廼臥疾私第來此遣人召之固稱篤後遣偽相蔣鎮慰誘迺佯瘖不答炎無完慮其與再至知不可脅乃大息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寧以自辱理將復欲行諫哲乎遂止迺問車駕如梁州自投於牀搏膺呼天不食卒年六十帝聞其忠贈禮部尚書謚曰貞惠字伯芻別傳

孟華史失其何所人初事李寶臣為府官屬論議姪姪不回同舍疾之王武俊斬李惟岳遣華至京帥陳事德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朱滔與武俊謀解田悅之圍帝詔華還諭亂其謀華至譚武俊曰安史未覆滅時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可取今日何汨汨且上於大夫恩其厚將遂康中承他州而歸我深越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官者大夫何望於失地邪夫藥苦口者利病大夫後日思愚言悔無及或曰華入朝私奏使宜欲傾我故得顯職武俊惑之然以華舊人未忍奪其職卒進按悅華從至臨清稱病還州武俊令子察所為乃闔門謝賓客武俊知不足忌無殺華意既僭稱王授禮部侍郎不肯起嘔血死張任者本為澤潞將守臨洛田悅攻之棄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任悉召部將立軍明命女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贊為賞願以是女

曹直為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悅城下悅之
伍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居州十年擢右金吾衛將軍
未拜卒贈尚書右僕射軍中議立其子重政母徐及兄號說不肯從奔告准
南節度使王鐔乃免詔嘉其忠起為金吾衛大將軍委錫處以劇職封徐曾
國夫人

周曾者本李希列部將與王玠姚憺韋清志相善號四公子希列反曾密得
其計一二以告李勉玠為許州鎮遏使會哥舒曜拔汝州希列遣曾往拒曾
欲引軍據蔡使玠為應憺憺居中謀取希列密求藥毒希列不死曾之行
希列使假子十人從次襄城知其謀以告希列使李克誠率驟軍千人劫曾
殺之而收其兵并殺玠憺始約事覺母相引清懼陽說希列曰今兵寡恐不
能就事請乞師朱滔希烈然之至襄邑奔劉洽德宗贈曾太尉玠司徒憺工
部尚書擢清安定即王實封戶二百又有呂貴康秀琳梁鼎朝曹樂卿侯仙
欽皆死希烈之難贈賁秀琳尚書左右僕射與朝等皆秩尚書暹蕭昉致祭
境上命李勉哥舒曜訪其家子孫詔雖二世有非常降一等曾無後貞元中
女及曾兄子鄧爭襲封有司奏曾首謀歸順身死賊手陛下錫真食不幸絕
嗣宜令鄧以五十戶奉祀女亦封五十戶

張名振本李懷光為都將始懷光已立功德宗賜鐵券奉詔居在名振到
軍門大言曰太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反邪且安中僕固等今將欲公
欲何為是名振義士立功耳懷光召見詢以賊彊須蓄銳俟時討賊名振及
引軍咸陽又曰公不反來此何邪不急攻此收京城欲以賊誰懷光怒
曰病狂人也使左右拉殺之

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郢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兵泚死
告懷光子堆懷光乃演芬罵曰爾為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有我即死
對曰天子以公為腹心公以我為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
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為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給食皆曰烈士也
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德宗聞贈演芬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三百萬斬成義
於胡方

吳淑著章劾皇后之弟代宗立詔贈后祖神泉為司徒父令珪太尉權叔父
令瑤太子家令濮陽郡公令瑜太子論德濟陽郡公淑太子詹事濮陽郡公
並開府儀同三司令瑤兄弟故為縣令即將矣而淑用威王府參軍進俄還
臨臚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淑循循有禮讓無俗氣矜色見重朝

廷時以為材當所位不自戚屬者朱泚反盧杞白志貞嘗謂此有功不宜守
雖得大官一人持節尉曉惡且悛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激曰陛下不以臣
能帥至誠而論天子至意帝大悅救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
臣之難死直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恨下無犯難者即日
詔見此其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此業備通故留激客者不遣卒被帝悲棟
甚贈太子太保謚曰忠賜其家贖匠二百一子五品正真官京師千官正其
葬于士矩別傳

高沐者渤海人父馮事宣武李盡輝假于曹州李盡輝反進密遣人奏賊熾悉
有詔即拜曹州刺史會李正巳盜者曹濮馬不能自運朝廷死官下沐貞元
中擢進士第以家託鄆故李師古辟署判官師道叛沐率其僚郭昉郭航李
公度引古今成敗前後鑄說不能入師道所厚吏李會林英等乘間誣曰
比悉心其父公家事而為沐等所疾余奈何舉十二州地成沐輩于載名于由
具疏于沐沐令李濮州沐上書盛夸其責者沐之饒得直遂可以富國師道謀
皆密移奏于李師古師古即中言沐以賊殺天子師道如誅沐而囚昉濮州
守衛司數凡十年言大正濟拒命師道言其政彭城敗蕭爾而數縣而還以緩王
師昉為繕書意撤不為師道所信師道遂與沐等謀殺師道

名以建原白諸朝議者疑師道使為之不得報航不敢循故道
師所未幾師道召航昉疑事露航引決航曰事覺吾獨死君無患航卒自戕
遂絕及王師討師道諸節度兵四入而彭城兵下魚臺金鄉李勣軍取泗州
若拾遺頗用昉策初淮西平師道勢威內其權李公度與大將李英等
三州使長子入侍師道然可俄中悔以殺英墨費其言諷師道殺英
冤氣在天禍且至英墨復死是益其罪也乃上逐于萊州俄殺之又
寵楊借陳佑在清皆節帥賊李公會相為沐等謀殺師道死於
師道提印督虛款流涕置義成節度府亦請公度為節度元和十四年
沐吏部尚書李委馬撈備禮收葬與其家航葉州人以氣聞師道若石
世居齊初昉舉進士權德輿將取之聞其家賊中乃罷遂為賊聘二人卒能
以中

西言言河胡舊族也史失其地父道冲以執待詔代宗時坐事賜鳩將死直
言公言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鳩代飲迷而路明日毒漬足而
出又及蘇希隣之滅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辟足後署師道府屬及師道不
執提刀負棺入諫曰願前死不見城之破又重縛載檻車狀而妻子係繫者

誰路梗不得進謹言兵決戰斬賊六百級乃克入城上謹叫憚與下迎泣表其功于朝授監察御史圍凡十月乃解卒完一州初謹求救也過家子餘未嘗見妻子得糧粟三十萬謹及兄子客廣陵託憚曰使先人不乏祀公之更以後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南節度使方謹之少耕于野有牛鬪衆畏奔踐謹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音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以飯謹然謹懼短少及中人後責力亦少表云

黃碭閩人也初為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碭怒曰是筆它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驍表其能為漳州刺史徙婺州治有績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蘇州董昌為威勝軍節度使表碭自副久乃應及昌反碭諫曰大王披田畝席負輸之勤位將相非有勲業可紀今不能盡忠王朝乃自尊大一日誅滅無種矣桓文不侮周至曹操弗敢危漢今王僻嬰一城乃為大逆何邪碭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滅昌怒曰碭不順我邪斥出之碭移書置在府李洎曰順天建元以愚策之針可為稍和或竊其書示昌昌令使者斬之使以首至昌詬曰賊負我三公不肯為而求死邪抵濶中夷其家百口坎鏡湖之南同塵焉昌敗有詔贈司徒求其後不能得昌已殺碭碭亦遇害乃召會稽令吳錄問策錄曰王為直諸侯遺

榮子孫而不為乃作偽天子自取滅亡昌叱斬之族其家又召山陰令張洎知御史臺固辭曰王自棄為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勝不收以身許王也昌惡之曰遜不知天意以邪說拒我囚之它日謂人曰我為碭錄遜何事即宣之

孫揆字聖圭刑部侍郎遜五世從孫也第進士辟戶部巡官歷中書舍人又刑部侍郎京兆尹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為兵馬招討制置宣慰副使既而更授昭義軍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力黃嶺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曰公輩當從谷廟堂荷為自復行陣也揆大罵不吐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聲不輟至死昭宗憐之贈左僕射

皇行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唐書一百九十四

宋 祁 奉

救

撰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南人質厚少綠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
 自負母之承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服除以事南歸
 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參軍德秀不及親在而母不肯
 婚人以為不可絕嗣荅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初兄子禮禮也
 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漣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為娶家苦貧乃不
 山今前此隋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擊獄會處為
 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三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
 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脯鳳樓下
 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繼集是時頌言帝且第勝負加當
 鞏復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環講光麗德秀推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
 于二為于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
 其德秀子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之孤清者歲滿笥
 一嫌罵樂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牆垣扁鑄家无僕妾歲節
 不覺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為酢飲是時程休邢

字宇弟由張茂之李萼萼族子丹叔推岳為潭楊拯房垂柳識皆明弟子
德秀善文辭作寒士賦以自況房瑄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
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以
十二載卒家推枕履簞瓢而已潭時為陸渾尉元其葬族弟結哭之慟以
子哭過哀禮與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
在死無餘人情所耽弱喜安可惡者一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
繡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
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
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曾山華
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
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
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與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
形容乃見其仁迅被鄉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原參季元精乃見其妙穎士
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德秀以為王
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章不稱是無事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
周迅世史官述禮房書長為古五說皆實源流備古今之變穎士九罪

子長不編年而為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自春秋三家後非訓齊生人不
編年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膏物蕭病貶惡大惡將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為
人師也世謂為論休字十美廣平人字宇紹宗宙字次宗河間人茂之字季
豐南陽人萼字伯高丹叔字南誠推岳字謨道趙人潭字源梁人垂字真明
清河人拯字齊物隋觀王雄後舉進士終右驍衛騎曹參軍擢制科遷南
華令大水它縣飢人至相屬萼為具食粥乃去糗糧送之吏為立碑安祿
山亂萼客清河為乞師平原太守顏真卿一郡獲全歷廬州刺史拯與萼
名最著潭識以文傳後

權阜字士繇秦州略陽人徙潤州丹徒晉安丘公翼十二世孫父僅與席孫
蘇源明以執文相友終羽林軍參軍阜擢進士第為臨清尉安祿山藉其名
表為副尉署幕府阜度祿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虜禍及親天寶十
四載使獻符京師還過福昌尉仲真喜妻阜妹也密約以疾召之喜求阜
陽言直視喜而喜為盡哀自哈斂之阜挽去人無知者吏以詔書還阜
母母謂實死慟哭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阜潛候於淇門奉侍晝夜
南奔客臨淮為驛亭保以誦北方既度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為
蜀高適表試大理評事准南採訪判官吏主舉兵為士大夫皇詭姓名以充

玄宗在蜀聞之拜監察御史會母喪得風痺疾客洪州南北梗不踰年詔命不至有中入過州頗求改無厭南昌令王暹欲按之謀於臯臯良久不答立曰今何由致天子使而遽欲治之掩面去暹悟厚謝浙西節度使顏真卿若為行重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固辭嘗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邪李季卿為江淮黜陟使列其高行以著作郎召不就自中原亂士人率度紅李華柳識韓洄王定皆仰臯節與友善洄定常評臯可為宰相師保華亦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卒年四十六細筆制服行哭詔贈秘書少監元和中謚為貞孝子德惠至宰相別傳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叔父為幽涼二州都督家衛州宗屬以伉俠相矜濟少孤獨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晉卿表之詣府五辟詔十至堅卧不起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祿山至衛使太守鄭遵意致謁山中濟不得已為起祿山下拜釣禮居府中論議正直久之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濟素善衛令齊玘因謁歸具告以誠密置羊血左右至夜若歐血狀陽不支昇歸舊居盧祿山及使蔡希德封刀口之曰即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德歔歔歎歎止刀

以解告後慶緒使使強輿至東都安國觀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為感動肅宗詔節之三司署使行賊官羅拜以媿其心授秘書郎或言不為使拜太子舍人乘填辟為陝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郎宜城楚昭王廟地廣九十畝濟立野其左填死屏居七年大曆初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為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生子因其官字曰禮闈曰憲臺而禮闈死憲臺更各逢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咸飢餓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病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資周旋以義出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表憲表濟節行與禮闈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少監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脩撰稹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汙其名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選懦者之所不為蓋佛人之心難而官已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在哉若甄生并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愈谷曰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日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駭焉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

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世為官族貧好學貧不能得書求
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三隱
十條山與弟皆城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惇相育既娶則
間小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城謙恭簡素遇人長
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于道問事者亦不請官而詣城決之有
盜其樹者城遇之慮其恥退自匿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于路
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各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寡
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疑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
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飢屏跡不過隣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
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據數楮乃受山東節度
府聞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緡戒使者不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
嘗發會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意舉緡與之俶既葬蒙曰蒙
君子之施願為奴以償德城曰吾子非也能同我為學乎俶泣謝即教以書
俶不能業城更徙遠京使類其書學如初俶死城為之哭厚自各為服
總麻瘞之陝虢觀察使李公武亦為之哀憐致之府不起乃薦請朝
詔以著作佐郎召拜賜俸必使之官中言其家城封還詔自稱

多病老備不堪奔去惟哀憐必不敢彊乃為宰相又言之德宗於是召拜右
諫議大夫遣長安尉楊寧賈東泉詣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持
緋衣召之召見賜帛五十匹初城未起摺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諸官
士以為其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變
聞得失且孰猶不肯言韓俞作爭日論譏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
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彊飲客客辭即自引滿客不待已則即
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無得關言常以未拔也
踐人重其賢爭售之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日度月食米幾何諸弟皆
出其餘送酒家无留也服用無贏副客或稱其佳可愛輒告其親族之有
嫌者候其為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馬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隙及裴
延齡誣遂陸贄張滂李元等帝怒甚无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
罪大且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據慨引詔由直贄
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
開救長父得免救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
吾當取白麻壞之更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
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以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

者二十輩有三至不歸侍者片之簡孝秀德行壯堂上沈酣不率教者皆罷
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請連州吏捕逆得
之城家城半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
判之太學諸生有蕃季償王魯卿李謹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
聞之遺著等書曰詔出陽公道州僕聞德然幸生不諱之代不能論列大體
聞下執事還陽公之南也今諸生愛慕陽公德懇懇乞留輒用撫手喜甚昔
李膺稱康時太學生徒仰闕執許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誠諸
生見賜甚厚將亦陽公漸漬道訓所致乎意公有博厚恢大之德并容善偽
來者不拒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飛文使愚論者以為陽公過於納汙無人
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笈孟軻能齊從者
竊履侮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
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且陽公在朝四方聞風負負有進邪薄之夫沮其
志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瞻望焉與其化一州其功遠近可量哉諸生之言
非獨為已也於國甚宜棄守守闕下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
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音月俸取足
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鱣置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

貢諸諸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
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於刺史者拾不
法事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請責州當上考功第城
自署為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
問吏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
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什明閣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
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順宗立為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
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葬蕃和州公事父母孝學太學
歲一歸父母不許問一歲乃歸復不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孝不自安揖諸
生去乃其閉蕃空舍中眾共狀蕃義我行白城請留會城罷亦止初朱泚反諸
生將欲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士無受汙者蕃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
歸者皆身為治喪償費人言鄉第進士有名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父輿有風於當大中時盧弘止管攝表為
邑兩池推盈便先是法疏闊吏輕觸禁輿為立約數十條莫不以為宜以勞
再遷戶部郎中圖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王凝特所獎待俄而凝坐法貶
商州圖感知已往從之疑起拜宣歙觀察使乃辟置幕府召為殿中待御中

不忍去疑府臺劾左遷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部
常與游游還朝過陝虜屬於觀察使盧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溥即表為僚
佐會推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
有收敗章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
圖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陽關關至河中僖宗次鳳翔即行在拜知制誥遷
中書舍人後狩寶雞不獲從之遂河中龍紀初復拜舊官以疾解景福中拜
諫議大夫不赴後再拜以戶部侍郎召身謝闕下數日即引去昭宗在華力拜
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希賊旨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
詔圖入朝圖陽陽務趣意野老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圖本居中條山王官
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其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人名亭曰休休作文
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其故量才一且休揣分二且休耄而贖三且休
又少也植長也率老也透三者非濟時用則又且休因自目為耐辱居士其
言詭傲不常以象當時禍火云豫為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裴
回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每歲時祠禱鼓
舞圖與間里耆老相樂主重築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為作碑贈絹數
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

朱全忠已篡召為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弒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
圖四子以擢為嗣嘗為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
積口以誰為天下大閑士不可不勉觀臯濟不汗賊據忠自完而亂臣為阻
計大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傾朝復支不有君子果能國乎德秀以德城以興
唯圖知命其志凜凜與秋霜爭嚴直丈夫哉



宋 補 奉

效 撰

直學第百六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聞巷刺草之民皆德書事
 官萬年世貴長安嚴待封涇陽田伯明華原韓難陀華州王瞿雲鄭縣辛
 法汪郭士舉張長郭士度鄭迪柳仁忠能君德劉宗甘元來韓子尚韓思約
 下邳張萬徹朝邑申省思恭呂昂鶻張元亮靈臺孫智和新平馮猛將宜
 川司馬芬洛交周崇俊洛川何善宜博陵崔定仁襄州張道信吳州馬善洽
 州鄴士才清池孫廷信劉堅渤海邊鳳舉瀛州朱寶積樂陵蘇伏念邯鄲章
 微鷄澤馮仁海郭守素文安董相武邑王達多張立感張藝助饒孫師才張
 善而沙河趙君惠南樂谷感德魏縣毛仁武城茹智達歷亭王師威李肆仁
 臨河李文通湯陰和耳奴鼓城彭思義陳岷田堤岳太原盧遺仁王知道蒲
 州曹平才解縣衛玄表南兵張利見安邑曹文行孫懷應相里志降楊王操
 邵三司張衡曲存勳李文藻董文海李玄秀張仙兒張公憲虞鄉董勣直河
 東張金城呂神通呂雲呂志挺呂元光趙舉張祐姚熾張師德馮巨源社山
 蔭河西郭文政伊嗣任仲濟源蔡壁汴州張士巖陳留家師諒董允恭封氏
 楊思貞中牟潘良瑛劉一季通陽武時惠珣封丘楊嵩珪許田李頤道城

蔡洪石善雄暨孫彦威朗山胡君才徐州皇甫彭城尹務榮荆州劉...
壽史傳州焦懷肅郭景華鄆縣曹少微涪城趙煙資陽趙光高...
潼關李泰舉王興嗣依政樊桐巴西韋士宗文博祭暨子詮南鄭李貞古
巢張進昭萬載慶洪南陵蘇冲方鄧陽張讚樂平謝惟勤沈普美崑上饒
鮑嘉福虞鎔真句容張常雨之陽球李濟既學子疑孫楚貴溪黃舟建昌熊
士瞻臨江表鳴鶴縣謝俊餘杭何公升章成緬方宗建德何起門桐廬祝希
進諸暨張高和蕭宋渭許伯會戴恭介僅信安徐知新徐惠誣東陽應先
唐君祐睦州許利川建陽劉常邵武黃巨張巨錢吳海泉山黃嘉猷永泰王
頤皆事親居喪著至行者萬年宋興貴奉先張郭鄧陽張仁興櫟陽董思寵
湖城閻曼高平雍仙高湖城閻鄧正平周思藝張子美曲沃張君密秦德方
馬玄探李君則太平趙德儼隴西陳嗣北海呂元簡經城宋沈之單父劉九
江無棟徐文亮樂陵吳正表河間劉宜董永安邑仁君義衛開龍門梁神義
賀見味張哥美鄆縣王元緒寇元童舒城徐行周睦州方良理桐廬戴元益
高安宋練涇縣萬晏六陽李植繁昌王不皆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閭
賜粟帛州縣存問後賦稅有授以官者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
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多子為貴而進又有京兆張阿九趙言奉天趙正

一清必羽林飛騎榮祿鄭縣吳孝友華陰尹義華潞州張光此解縣南
鍛河東李忠孝韓放鄆陵任客奴絳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樂工段日昇何
東將陣涉襄陽馮子城固雍孫八虞鄉張抱玉骨英秀榆次馮秀誠封丘楊
萬其劉清池朱庭玉弟庭金繁昌朱恂歙縣黃芮左牛薛鋒及河陽劉
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善善韓愈之論也曰父母疾身藥餌
以是為孝未聞毀支體者也苟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為之是不幸因而且
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雖然委巷之陋非有學
問博洽之資其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人焉廣明後
方胡涉法夸地千里事不上聞孝悌篤行之士旌命所不及載小說者名字
不存見它書不可錄若李知本張志寬之屬承上順下有禮讓君子之風故
輯而序之張士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鯉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
愈母病癰士巖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焦懷肅母病母嘗其唾若味異
輒悲號幾絕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
沒亦如之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左腕廬守墓張公藝
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太山
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為流涕賜練帛而去四人名頗著詳見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為獲嘉聚族
弟太冲俱有世職而太冲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知本涉
經傳事親至孝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賢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
過關不之相形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自觀初知隱為伊闕
丞知本夏津令開元中孫瑱為給事中揚州長史知隱孫顯有文辭至太常
少卿從祖兄弟位給事中凡四人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居父喪而毀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閭倚全
者百許姓後為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
以知之今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時松栢高
祖遣使者就弔拜奠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
大業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廷樹為鵲今闔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
亂禽鳥不相容况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
破吾家乃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眾築為塚因號義
成塚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院其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挹

而去貞觀六年表異門閭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
即衣泣求之時野中白骨積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齒也少玄鏡唐隱
命而後遂以葬割甚彌年乃與貞觀中州言狀拜徐王府參軍

任敏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
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立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之
賢以為弗如也吾非古不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十六刺史崔暹欲舉秀士言
以學才廣選去又三年卒業舉孝廉授著作正字父亡數日敏母曰而不

勝者謂孝可乎敏更進齋粥服時遷祕書郎休沐闔門誦書助慶世南言
其人厥終書言者固辭方為弘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閣祭酒當代王再
表留進朝請即與制權許王之學復為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支叔才字定州人隋末荒饑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為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聞
其孝為解縛母病離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屬墓有白鵲止廬傍高宗時表
異其家至德間有常州人王遇弟遐俱為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
其奇遂縱之
程汝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褻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成洛州母終聞訃日走

二百里因夏上築壇號癘人不復識改葬曹門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黃蛇馴養至每共群鳥鳴翔求徽中刺史狀諸朝詔更敦駕既至不願仕授

武... 補相州司兵參軍徵中父卒自徐州被髮徒跣趨喪所負... 卒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 泉不滴口思... 柳是為刻石頌其感

鄭... 擢考父萬鈞駙馬都尉萊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懼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饋面主疾復刺血為書請諸神巧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一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元... 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問數十年母終廬墓累次廢... 擢大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有所訟皆詣讓判中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武口望謂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且以治道輔五

忠孝

... 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大中大夫居母喪哭喪明有白... 皆為名孝詔表門闕世謂義門裴氏... 察使唐臨直枉臨奇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 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 道歸而父已卒羸毀踰禮乾封初遷累監察御史母病醫許仁則者... 史歷中書舍人太子左庶子武后時為酷吏所陷死嶺南

... 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李詮曰吾怯乎為天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度江遇暴風母溺死李詮號投江中少選持母屍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孫舉孝廉上元中為衡陽博士母喪
負一成墳不御絮帛嘗滋味野火將逮坐樹悲號于天俄而雨火滅歲旱泉
湧虜世所靈其生

陳集原隴州開陽人母為酋長父龍樹為欽州刺史有疾即集原輒不食及
亡嘔血數升即坐作廬盡以田貲諱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時歷右豹韜衛大
將軍

陸南金黔州吳人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春秋司馬史班氏漢書仕
隋為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擢著作郎時王世充將篡逆侗謂士季曰
隋有天下三十年朝果無忠臣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宿志也請因啟事
為陛下殺之謀洩俾侍讀乃不克自觀初終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南金
仕為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
崇道偽稱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為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
南金言重法弟趙璧謂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
旭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元能辨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
皆宥之南金益知書史履操謹完張說陸象先以陸南金之由盧部員外以癩疾
改太子洗馬卒

張瑋河中解人父瑋素方舊州都督有陳纂素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玄宗
詔之詔瑋於河東楊江即按纂素仁復告纂素與摠管董崇禮謀反於是仁收
蕃兵擊州城馳至舊州按反狀崇禮不勝忿殺纂素以兵七百圍江州使
露草雪霜素罪既而吏共斬崇禮得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瑋與
兄瑋尚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江更名萬頃瑋時年十三瑋少二歲夜但萬頃
於魏王池墮所其馬万頃驚馬不及鬪為瑋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于斧
江南將殺構父罪者然後詔有司道此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
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然謂九齡曰孝子者義不顧
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為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卒用
耀卿議議者以為冤帝詔由諭乃殺之臨刑賜食瑋不能進瑋色自如曰
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閔之為誅謁于道斂錢為葬北邙尚恐仇人發之
作疑家使不知其處太宗時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為鄉人李君則所殺
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身觀時朝世更易而君操實孤仇家無所憚謂州自
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剔其心肝噉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凶手歷二十年不
克報乃今別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為貸死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為
人殺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為人庸夜讀書父之手殺讎人詣官

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子復父讎見于春秋
于禮記周官子若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關文
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倚法顯殺無以禁止夫
律雖不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
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
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勿讎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
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
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官曰凡執仇讎者書於
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
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
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若孤推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
不能自言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
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無失指矣有詔以悅申
寃請罪詣公門流循州穆宗世京兆人康真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
荏荏醉拉憲危死買得以往還擇度救不足解則舉鍾馗其首三日荏死刑
部侍郎孫董建言曰真得父讎不為暴度不解而舉鍾馗不為凶先王制刑必先父

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往天至宜賜矜宥有詔減死
侯知道程俱羅者雲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墳作冢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
即與而割之廬墳以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始廢藉百率
夜半他墳踴而哭鳥獸為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
親孝親為子忠君為臣非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
為之禮文至哉程氏割巨病躬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颺動如臨鬼神哭
無常聲過徹君身其斬三年爾滿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斷瞻前
無勝又有何登粹者池州人親病日錮俗尚鬼病者不進藥澄擇剔股肉進
親疾為瘳後親沒伏于墓哭踊無數以毀卒當時號青陽孝子士為作誄甚
衆壽州安豐李興亦有至行柳宗元為作孝門銘曰壽州刺史呂承思言九
月丁亥安豐立令上所部編戶旺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記饋
獻父孝病已不能啖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使墳
在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異廬
上安奠之白芷廬中醴泉湧此皆陛下孝治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
表顯區庶賤陋循君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未為業而能鍾彼醇孝超
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神之德宜加旌

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狀死
請制曰可銘曰懿厥孝思茲惟淑靈泉永粹和雋守天經泣侍羸疾默侍隱
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真孝誠在特高高曾不視聽命言痛仍
號于兮曼捧土濡涕頓首成墳捐殯腐魄寒暑在虛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
類異族亦相其哀望有一位孝道愛與克脩厥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
丞丞仲尼述經以教子曾惟昔曾侯是命夷宮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顯顯李
氏寔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神錫秘祉三秀靈泉帝命若加亦表其門
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
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茆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
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林攜泉州莆田人貞元初仕為福唐尉母壽勸老未及迎而病攢間棄官還及
母二水漿不入口五日自延甕作家廬其右有白鳥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
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擗哭曰天所降露禍我邪俄而露復集

烏亦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法役時號闕下林家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親所養弱居喪人感節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

陳奴流涕身丐訴相全義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具儲署其門曰孝女童子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
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沈畧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詔為
刻石

萬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佛屠書斷手二指輒復生

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時表其家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為兄全啟所鞠母病全啟割股膳母而愈及全啟
云全益服斬裴斷手一指以報不棄妻孥僕處一室賣藥自業世傳能醫

金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贊曰聖人治天下有道曰要在孝弟而已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推
而之國國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行從其失則以法繩之故曰孝者天下大
本法其末也至匹夫單人行孝一槩而凶盜不敢凌天子喟而旌之者以其
教孝而求忠也故哀而著于篇

孝友列傳第一百二十

